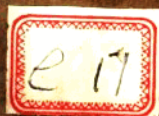


繪圖
三國志演義

徐枕石題



精校繪圖三國
志演義

歲在癸丑仲冬之月
黃巖喻長霖署

原序

余嘗集才子書者六其目曰莊也騷也馬之史記也杜之律詩也水滸也西廂也已謬加評訂海內君子皆許余以爲知言近又取三國志讀之見其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史冊相表裏由是觀之奇又莫奇於三國矣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漢唐而下依史以演義者無不與三國相仿何獨奇乎三國曰三國者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國者又古今爲小說之一大奇手也異代之爭天下其事較平取其事以爲傳其手又較庸故迴不得與三國並也吾嘗覽三國爭天下之局而嘆天運之變化真有所莫測也當漢獻失柄董卓擅權羣雄並起四海鼎沸使劉皇叔早諸魚水之歡先得荊襄之地長驅河北傳檄江南江東秦雍以次略定則仍一光武中興之局而不見天運之善變也惟卓不遂其篡以誅死曹操又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名位雖虛正朔未改皇叔宛宛轉避難不得早建大義於天下而大江南北已爲吳魏之所攘獨留西南一隅爲劉氏託足之地然不得孔明出而東助赤壁一戰西爲漢中一摧則漢益亦折而入於曹而吳亦不能獨立則又成一王莽篡漢之局而天運猶不見其善變也逮於華容遁去雞肋歸來鼎足而居權倖力敵而三分之勢遂成尋彼曹操一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檄之罵之刺

之藥之燒之刼之割鬚折齒墮馬落暫瀕死者數而卒免於死爲敵者衆而爲輔亦衆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而爲漢之蠱賊且天生瑜以爲亮對又生懿以繼曹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疊出其人才以相持也自古割據者有矣分王者有矣爲十二國爲七國爲十六國爲南北朝爲東西魏爲前後漢其間乍得乍失或亡或存遠或不能一紀近或不踰歲月從未有六十年中興則俱興滅則俱滅如三國爭天下之局之奇者也今覽此書之奇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英雄豪傑讀之而快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也昔者蒯通之說韓信已有鼎足三分之說其時信已臣漢義不可背項羽粗暴無謀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勢不得不一統於羣策羣力之漢三分之幾虛兆於漢室方興之時而卒成於漢室衰微之際且高祖以王漢興而先主以王漢亡一能還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蒼之造漢以如是起以如是止早有其成局於冥冥之中遂使當世之人之事才謀各別境界獨殊以迥異於千古者非天事之最奇者歟作演義者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而且無所事於穿鑿第貫穿其事實錯綜其始末而已無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經見者也獨是事奇矣書奇矣而無有人焉起而評之卽或有人而使心非錦心口非繡口不能一一代古人傳

其胸臆則是書亦終與周秦而上漢唐而下諸演義等人亦烏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余嘗欲探索其奇以正諸世會病未果忽於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三國志之稿觀其筆墨之快心思之靈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稱快者再而今而後知第一才子書之目又果在三國也故余序此數言付毛子授劄之日弁於簡端使後之閱者知余與毛子有同心云

昔

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聖嘆氏題

重刊三國志演義序

昔陳承祚有良史才所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已入正史范曄稱其詞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裴松之亦謂銓敍可觀事多審正而惜其失在於略復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凡志所不載事宜存錄者畢取以爲之注而三國事蹟略備演義之作濫觴於元人以供村老談說故事然悉本陳志裴注絕不架空杜撰意主忠義而旨歸勸懲閱者參觀正史始知語皆有本而不與一切小說等量而齊觀矣

咸豐三年孟夏勾吳清溪居士書

讀三國志法

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爲主，論理則以劉氏爲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鑑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爲正也。綱目于獻帝建安之末，大書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吳魏分注其後，蓋以蜀爲帝室之胄，在所當予。魏爲篡國之賊，在所當奪。是以前則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後則書漢丞相諸葛亮出師伐魏，而大義昭然，揭于千古矣。夫劉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爲正統，迨乎劉氏已亡，晉已混一，而晉亦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晉以臣弑君，與魏無異，而一傳之後，厥祚不長，但可謂之閏運，而不可謂之正統也。至于東晉偏安，以牛易馬，愈不得以正統歸之，故三國之并吞于晉，猶六國之混于一秦，五代之混于一隋耳。秦不過爲漢驅除，隋不過爲唐驅除，前之正統以漢爲主，而秦與魏晉不得與焉，亦猶後之正統以唐宋爲主，而宋齊梁陳隋梁唐晉漢周俱不得與焉耳。且不特魏晉不如漢之爲正，卽唐宋亦不如漢之爲正。煬帝無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顯然如周之代商，而稱唐公加九錫，以蹈魏晉之陋轍，則得天下之正，不如漢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國，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間，故尙論者以正統予宋。然終宋之世，燕雲十六州未

入版圖。其規模已遜于唐。而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則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漢也。唐宋且不如漢。而何論魏晉哉。高帝以除暴秦。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興光武以誅王莽。而克復舊物。昭烈以討曹操。而存漢祀于西川。祖宗之創之者。正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爲正統。而謂昭烈之偏安非正統也。昭烈爲正統。而劉裕。劉智遠。亦皆劉氏子孫。其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裕與智遠之爲漢苗裔。遠而無徵。不若中山靖王之後近。而可考。又二劉皆以篡弑得國。故不得與昭烈並也。後唐李存勗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存勗本非李。而賜姓李。其與呂秦牛晉不甚相遠。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南唐李昇之不得繼唐而爲正統者。何也。曰。世遠代遐。亦裕與智遠者比。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南唐李昇不得繼唐而爲正統。南宋高宗獨得繼宋而爲正統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後。爲後以延宋祚于不絕。故正統歸也。夫以高宗之殺岳飛。用秦檜。全不以二聖爲念。作史者尙以其延宋祚而歸之。以正統。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討漢賊者乎。則昭烈之爲正統。愈無疑也。陳壽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陽綱目。而特于演義中附正之。

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衆。未有盛于三國者也。觀才與不才。敵不奇。觀才與才。敵則奇。觀才與才。敵而一才又遇衆才之匹。不奇。觀才與

才敵而衆才尤讓一才之勝則更奇吾以爲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殲仍是爲臣爲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羣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聽荀彧勤王之說而自比周文則有似乎忠黜袁術僭號之非而顧爲曹侯則有似乎順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有似乎寬不追關公以全其志則有似乎義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過之桓溫不識誠王猛而操之知人過之李林甫雖能制祿山不如操之擊烏桓于塞外韓侂胄雖能貶秦檜不莫操之討董卓于生前竊國家之柄而姑存其號異于王莽之顯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兒勝于劉裕之急欲篡晉是古今來奸

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國。乃前後史之所絕無者。故讀遍諸史而愈不得不喜讀三國志也。

三國之有三絕固已。然吾自三絕而外更遍觀乎三國之前三國之後。問有運籌帷幄如徐庶龐統者乎。問有行軍用兵如周瑜陸遜司馬懿者乎。問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賈詡步騭虞翻顧雍張昭者乎。問有武功將略邁等越倫如張飛趙雲黃忠嚴顏張遼徐晃徐盛朱桓者乎。問有衝鋒陷陣驍銳莫當如馬超馬岱關興張苞許褚典韋張郃夏侯惇黃蓋周泰甘甯太史慈丁奉者乎。問有兩才相當兩賢相遇如姜維鄧艾之智勇悉敵羊祜陸抗之從容互鎮者乎。至於道學則馬融鄭玄文藻則蔡邕王粲穎捷則曹植楊修早慧則諸葛恪鍾會應對則秦宓張松舌辯則李恢闢澤不辱君命則趙諮鄧芝飛書馳檄則陳琳阮瑀治煩理劇則蔣琬董允揚譽蜚聲則馬良荀爽好古則杜預博物則張華求之別籍俱未易一一見也。乃若知賢則有司馬徽之哲勵操則有管甯之高隱居則有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則有孔融之正觸邪則有趙彥之直斥惡則有禰衡之豪罵賊則有吉平之壯殉國則有董承伏完之賢捐生則有耿紀韋晃之節子死於父則有劉諶關平之孝臣死於君則有諸葛瞻諸葛尚之忠部曲死於主帥則有趙累周倉之義其他先見如田豐苦口如王累矢貞如沮授不屈如張任輕財

篤友如魯肅事主不二心如諸葛瑾不畏強禦如陳泰視死如歸如王經獨存介姓如司馬孚炳炳麟麟照耀史冊殆舉前之豐沛三傑商山四皓雲臺諸將富春客星後之瀛洲舉士麟閣功臣杯酒節度皆市宰相分見於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幅湊于三國之一時豈非人才一大都會哉入鄧林而選名材進玄圃而見積玉收不勝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國有觀止之嘆矣

三國一書乃文章之最妙者敍三國不自三國始也三國必有所自始則始之以漢帝敍三國不自三國終也三國必有所自終則終之以晉國而不但此也劉備以帝胄而續統則有宗室如劉表劉璋劉繇劉辟等以陪之曹操以強臣而專制則有廢立如董卓亂國如李催郭汜以陪之孫權以方侯而分鼎則有僭賊如袁術稱雄如袁紹割據如呂布公孫瓚張揚張邈張魯張繡等以陪之劉備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孫權則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許都在第十一回孫氏之定江東在第十二回而劉氏之取西川則在第六十回後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疑一二國之事勢必劈頭便敍三人三人便各據一國有能如是之繞乎其前出乎其後多方以盤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傳天然有此等波瀾天然有此等層折以成絕世妙文然則讀三國一書誠勝讀稗官萬萬耳

若論三國開基之主人盡知爲劉備孫權曹操也而不知其聞各有不同備與操

皆自我身而創業。而孫權則藉父兄之力。其不同者一。備與權皆及身而爲帝。而操則不自爲。而待之于其子孫。其不同者二。三國之稱帝也。惟魏猶早。而蜀則稱帝于曹操已死。曹丕已立之餘。吳則稱帝于劉備已死。劉禪已立之後。其不同者三。三國之相持也。吳爲蜀之鄰。魏爲蜀之讎。蜀與吳有和。而蜀與魏則有戰。無和。吳與蜀則和多于戰。吳與魏則戰多于和。其不同者四。三國之傳也。蜀止二世。魏則自丕及奐。凡五主。吳則自權及皓。凡四主。其不同者五。三國之亡也。吳居其後。而蜀先之。魏次之。魏則見奪于其臣。吳蜀則見并于其敵。其不同者六。不甯惟是策之與權。則兄終而弟及。丕之與植。則舍弟而立兄。備之與禪。則父爲帝。而子爲虜。操之與丕。則父爲臣。而子爲君。可謂參差錯落變化無方者矣。今之不善畫者。雖使繪兩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兩調。亦必前後同聲。文之合掌。往往類是。古人本無雷同之事。而今人好爲雷同之文。則何不取余所批三國志而讀之。

三國一書。總起總結之中。又有六起六結。其敘獻帝。則以董卓廢立爲一起。以曹丕篡奪爲一結。其敘西蜀。則以成都稱帝爲一起。而以綿竹出降爲一結。其敘劉關張三人。則以桃園結義爲一起。而以白帝託孤爲一結。其敘諸葛亮。則以三顧草廬爲一起。而以六出祁山爲一結。其敘魏國。則以黃初改元爲一起。而以司馬

受禪爲一結。其敘東吳則以孫堅匿璽爲一起。而以孫皓銜璧爲一結。凡此數段文字聯絡交互於其間。或此方起而彼已結。或此未結而彼又起。讀之不見其斷續之迹。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三國一書有追本窮源之妙。三國之分由於諸鎮之角立。諸鎮角立由於董卓之亂。董卓亂國由於何進之召外兵。何進召外兵由於十常侍之專政。故敘三國必以十常侍爲之端也。然而劉備之初起不卽在諸鎮之內而尙在草澤之間。夫草澤之所以有英雄聚義而諸鎮之所以繕修兵革者由於黃巾之作亂。故叙三國又必以黃巾爲之端也。乃黃巾未作則有上天垂災異以警戒之。更有忠謀智計之士直言極諫以預料之。使當時爲之君者體天心之仁愛。納良臣之讜論。斷然舉十常侍而屏斥焉。則黃巾可以不作。草澤英雄可以不起。諸鎮之兵革可以不脩。而三國可以不分矣。故敘三國而追本於桓靈猶河源之有星宿海云。

三國一書有巧收幻給之妙。設令魏而爲蜀所并。此人心之所甚願也。設令蜀亡而魏得一統。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乃彼蒼之意不從人心所甚願而亦不出於人心之所大不平。特假手於晉以一之。此造物者之幻也。然天既不祚漢又不予以攻蜀則亦漢賊也。若晉之奪魏有似乎爲漢報讎也者。則與其一之以吳無甯

一之以晉也。且吳爲魏敵，而晉爲魏臣。魏以臣弑君，而晉卽如其事以報之。可以爲戒於天下。後世則使魏而見并於其敵，不若使之見并於其臣之爲快也。是造物者之巧也。幻既出人意，外巧復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謂善於作文矣。今人下筆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則讀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讀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三國一書，有以賓襯主之妙。如將叙桃園兄弟三人，先叙黃巾兄弟三人。桃園其主也，黃巾其賓也。將叙中山靖王之後，先叙魯恭王之後。中山靖王其主也，魯恭王其賓也。將叙何進，先叙陳蕃、竇武。何進其主也，陳蕃、竇武其賓也。叙劉關張及曹操、孫堅之出色，并叙各鎮諸侯之無用。劉備、曹操、孫堅其主也，各鎮諸侯其賓也。劉備將遇諸葛亮，而先遇司馬徽、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諸人。諸葛亮其主也，司馬徽諸人其賓也。諸葛亮歷事兩朝，乃又有先來卽去之除庶，晚來先死之龐統。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龐統又其賓也。趙雲先事公孫瓚，黃忠先事韓玄，馬超先事張魯，法正嚴顏先事劉璋，而後皆歸劉備。備其主也，公孫瓚、韓玄、張魯、劉璋其賓也。太史慈先事劉繇，後歸孫策，甘甯先事黃祖，後歸孫權。張遼先事呂布，徐晃先事楊奉、張邰，先事袁紹，賈詡先事李傕、張繡，而後皆歸曹操。孫曹其主也，劉繇、黃祖、呂布、楊奉等諸人其賓也。代漢當塗之識，本應在魏，而袁公路謬以自

許魏其主也。袁公路其賓也。三馬四槽之夢本應在司馬氏而曹操誤以爲馬騰父子司馬氏其主也。馬騰父子其賓也。受禪臺之說李肅以賺董卓而曹丕卽眞焉。司馬炎又卽眞焉。曹丕司馬炎其主也。董卓其賓也。且不獨人有賓主也。地亦有之。獻帝自洛陽遷長安。又自長安遷洛陽而終乃遷于許昌。許昌其主也。長安洛陽皆賓也。劉備失徐州而得荊州。荊州其主也。徐州其賓也。及得兩川而復失荊州。兩川其主也。而荊州又其賓也。孔明將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蠻方。意不在蠻方而在中原。中原其主也。蠻方其賓也。抑不獨地有賓主也。物亦有之。李儒持燭酒短刀白練以貽帝。辨燭酒其主也。短刀白練其賓也。許田打圍將叙曹操射鹿。先叙玄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賓也。赤壁鏖兵將叙孔明借風。先叙孔明借箭。風其主也。箭其賓也。董承受玉帶陪之以錦袍。帶其主也。袍其賓也。關公拜受赤兔馬而陪之以金印。紅袍諸賜馬其主也。金印等其賓也。曹操掘地得銅雀而陪之以玉龍金鳳。雀其主也。龍鳳其賓也。諸如此類不可悉數。善讀是書者可於此悟文章賓主之法。

三國一書有同樹異枝。同枝異葉。同葉異花。同花異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爲能。又以善犯爲能不犯之而求避之。無所見其避也。惟犯之而後避之。乃見其能避也。如紀宮掖則寫一何太后。又寫一董太后。寫一伏皇后。又寫一曹皇后。寫一唐

貴妃。又寫一董貴人。寫甘糜二夫人。又寫一孫夫人。又寫一北地王妃。寫魏之甄后。毛后。又寫一張后。而其間無一字相同。紀威晚則何進之後。寫一董承。董承之後。又寫一伏完。寫一魏之張輯。又寫一吳之錢尚。而其間則無一字相同。寫權臣則董卓之後。又寫李催。郭汜。催汜之後。又寫曹操。曹操之後。又寫一曹丕。曹丕之後。又寫一司馬懿。司馬懿之後。又並寫一師昭。兄弟師昭之後。又繼寫一司馬炎。又旁寫一吳之孫綝。而其間則無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則袁譚與袁尚不睦。劉琦與劉琮不睦。曹丕與曹植亦不睦。而譚與尚皆死。琦與琮一死一不死。不與植皆不死。不大異乎。叙婚姻之事。則如董卓求婚於孫堅。袁術約婚於呂布。曹操約婚於袁譚。孫權結婚於劉備。又求婚於雲長。而或絕而不許。或許而復絕。或僞約而反成。或真約而不就。不大異乎。至於王允用美人計。周瑜亦用美人計。而一效一不效。則互異。卓布相惡。催汜亦相惡。而一靖一不靖。則互異。獻帝有兩番密詔。則前隱而後彰。馬驚亦有兩番討賊。則前彰而後隱。此其不同者矣。呂布有兩番弑父。而前動於財。後動於色。前則以私滅公。後則假公濟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趙雲有兩番救主。而前救於陸。後救於水。前則受之主母之手。後則奪之主母之懷。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夫寫水不止一番。寫火亦不止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關公有白河之水。又有罾口川之水。呂布有濮陽之火。曹操有烏

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陸遜有猗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盤蛇谷上方谷亡火。前後曾有絲毫相犯否。甚者孟獲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如樹同是樹。枝同是枝。葉同是葉。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結子。五色紛披。各成異采。讀者於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三國一書。有星移斗轉。雨覆風翻之妙。杜少陵詩曰。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測也。三國之文。亦猶是爾。本是何進謀誅宦官。宦官却弄出宦官。殺何進。則一變。本是呂布助丁原。却弄出呂布殺丁原。則一變。本是董卓結呂布。却弄出呂布殺董卓。則一變。本是陳宮釋曹操。却弄出陳宮欲殺曹操。則一變。陳宮未殺曹操。反弄出曹操殺陳宮。則一變。本是王允不赦催汜。却弄出催汜殺王允。則一變。本是孫堅與袁術不睦。却弄出袁術致書於孫堅。則一變。本是劉表求救於袁紹。却弄出劉表殺孫堅。則一變。本是昭烈從袁紹以討董卓。却弄出助公孫瓚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救徐州。却弄出昭烈取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投徐州。却弄出呂布奪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攻昭烈。却弄出呂布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呂布絕袁術。又弄出呂布求袁術。則一變。本是昭烈助呂布以討袁術。又弄出助曹操以殺呂布。則一變。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討曹操。則一